

涵芬樓古今文鈔

呂景端
書藏

酒樓古今文鈔

卷之四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三十七目錄

奏議類

策上一

賢良策對一 董仲舒

賢良策對二 董仲舒

賢良策對三 董仲舒

災異策對 李固

陳便宜策 荀爽

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 劉蕡

平邊策 王朴

策略一 蘇軾

策略三 蘇軾

策略四 蘇軾

策略五 蘇軾

策別七 蘇軾

策別八 蘇軾

策別九 蘇軾

策別十一 蘇軾

策別十二 蘇軾

策別十三 蘇軾

策別十七 蘇軾

策別十八 蘇軾

策別十九 蘇軾

策別二十二 蘇軾

謝上書 諸葛豐

訟王尊書 公乘興

論董賢書 鮑宣

諫不受單于朝書 揚雄

言王氏書 梅福

請封孔子世爲殷後書 梅福

追訟馬援書 朱勃

陳事書 劉瑜

陳世俗奢侈書 傅咸

諫太宗勤政改過書 岑文本

請太宗不詰難臣寮上言書 劉洎

論文體書 李諤

論時政書 柳澤

諫山陵厚葬書 虞世南

請罷兵戍姚州書 張柬之

諫靈駕入京書 陳子昂

諫雅州討生羌書 陳子昂

駁義宗廟號書 韋湊

論教本書 元稹

請修太學書 李觀

初授拾遺獻書 白居易

論進奉書 皇甫湜

諫造章敬寺書 高郢

再上諫書 高郢

請置詩學博士書 李行修

請孟子爲學科書 皮日休

請韓文配饗書 皮日休

論邊鎬必敗書 歐陽廣

諫楚王馬希範書 丁思覲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蘇軾

代滕甫論西夏書 蘇軾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蘇轍

三本書 陳祐

表一

薦禰衡表 孔融

出師表 諸葛亮

後出師表 諸葛亮

自表後主 諸葛亮

求自試表 曹植

求通親親表 曹植

論治道表 劉廙

理張溫表 駱統

讓開府表 羊祜

再上伐吳表 杜預

陳情表 李密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三十四

侯官吳曾祺纂錄

奏議類

章

詣闕拜章 郎顗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簫以虛爲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

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災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卽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欲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旣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以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厯興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復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

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卽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旣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疎。小綱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鑽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章 蔡邕

詔制左中郎將蔡邕。今封邕陳留雍丘高陽鄉侯。下印綬符策。假限食五百戶。歲五十萬穀。臣稽首受詔。忝營喜懼。精魄播超。恍惚如夢。不敢自信。臣伏惟糠粃小生。學術虛淺。少竊方正。長厯宰府。備數典城。著作東觀。無狀取罪。捐棄朔野。蒙恩徙還。退伏畎畝。復階朝謁。進察憲臺。遂充機密。令守巴郡。還備侍中。車駕西還。執

鞭跨馬。及看輪轂。升輿下軫。扶接聖躬。旣至舊京。出備郎將。中外所疑。對越省闕。羣臣之中。特見褒異。訖無雞犬鳴吠之用。常以汗墨愧負恩寵。誠不意悟。猥與公卿以下。錄功受賞。命服金紫。爵至通侯。非臣草萊功勞微薄。所當被蒙。臣十四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賞。統嗣曠絕。除在匹庶。臣子遺苗裔。復蒙顯封。前功輕重不侔。慚惶累息。無心怡甯。唐虞之朝。猶美三讓。臣者何人。受而不讓。臣不勝戰悼怵惕。詣闕拜章。上所假高陽侯印綬符策。伏受罪誅。臣得微勞。被受爵邑。光寵榮華。耀熠祖禰。非臣小族陋宗。器量褊狹。所能堪勝。非臣力用勤勞。有所當受。誠無安甯甘悅之情。國憲上行。下不敢逆。苟順恩旨。退省金龜紫紱之飾。非臣容體所當服佩。中讀符策誥戒之詔。非臣才量所能祇奉。歷日彌久。震懼益甚。臣聞高祖受命。元功翊德者。與共天下爵土。故曰使黃河若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夫山河至大。猶謂之小。重功輕賞。如此其至也。是以戰攻之事。大有陷堅破敵。斬將搴旗之功。小有馘截首級。履傷涉血之難。勤苦軍旅。連年累歲。首如蓬

葆體如漆幹。勞瘁辛苦。如此其重也。以受爵土。誰曰不宜。今者聖朝遷都。應順天人。犇走之役。臣僕職分宜然。臣事輕葭葦。功薄蟬翼。恐史官錄書。臣等在功臣之列。陷恩澤之科。垂名後葉。作戒末嗣。非本朝之德政。御臣之長策。臣是以宵寢晨興。叩膺增歎。心煩慮亂。喘呼息吸。且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鼯鼠飲河。不過滿腹。小人之情。求足而已。臣不勝大願。臣忝自參省。資非哲人。藩屏之用。器非殿邦佐君之才。憂心灼煊。耳目昏冒。忪蒙蔽罔。累息屏氣。臣聞稷契之儔。以德受命。功德靡堪。讓所不如。昔之范正。不亡禮讓。其下化之。春秋采焉。臣雖小醜。不足勗勵。以躡高蹤。以詩人斯亡之戒。觀見符策。君國之誨。兩印雙紱。並在鞶帶。至德元功。器量弘大。猶且踧踖。無心甯止。況臣螻蟻無功德。而散怠茸闌。何以居之。且晏嬰辭邱殿之邑。張良辭三萬之戶。書籍紀之。以爲異美。夫人君無弄戲之言。憲法有誣罔之劾。臣不敢違戾飭虛。以距上旨。疑確之誠。與神明通。謹奉章詣闕頓首。敢固以請息。伏惟留省。

慶文帝受禪章 曹植

陛下以聖德龍飛。順天革命。允答神符。誕作民主。乃祖先后。積德累仁。世濟其美。以暨於先王。勤恤民隱。劬勞戮力。以除其害。經營四方。不遑啟處。是用隆茲福慶。光啟於魏。陛下承統。贊成前緒。克廣德音。綏靜內外。紹先周之舊跡。襲文武之懿德。保大定功。海內爲一。豈不休哉。

爲建平王拜右衛將軍荊州刺史章 江淹

珪策停徽。車旗寫曜。襲禮炫衷。迎恩震色。臣聞爵以能委。命以績降。亦有玄雲結吹。裛成燠之厚。朱箱累轍。崇試宰之高。而臣紐組頒守。要玉備政。績廢江區。聲隘河部。浮榮曠年。叨光賒日。諒以具察輿歌。取鏡民誚。不悟皇德至凝。亭物帷幄。復使承官楚封。祇秩漳土。任班河冀。事亞嶠陝。橫術輻湊。殷民訟積。甯曰明哲。疇克勝寄。雖瀝丹局。終懼蒙咎。不任銘戴匪處之情。

奏議類

書

爲書辭句踐 范 蠡

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旣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圖。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維。乃使於吳王之慙辱。蠡所以不死者。誠恐讒於太宰嚭。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而生。夫恥辱之心。不可以大。流汗之愧。不可以忍。幸賴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爲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恥。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矣。

獻魏王書 范 痤

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涇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

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主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

進諫二世書 子嬰

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

論督責書 李斯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

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行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惟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